

九十週年校慶感言

文·圖/謝豐舟

2008年，臺灣大學慶祝開校80週年。校內高懸大幅標語：臺大八十，前進百大。當時正值五年五百億動不久，校園內充滿了感情和期待。在李校長的支持下，我先後推動了臺灣大學神經生物與認知科學研究中心，生物資訊與系統生物學研究中心，生命倫理中心，發育生物學與再生醫學研究中心，希望在最前緣的腦與心智科學，基因體與發育以及資訊科學能夠發揮臺大是最完整綜合大學，各色人才濟濟的優勢，為臺大在新領域開創新局。生命倫理中心更是重點，我帶蔡甫昌教授去跟當時的包宗和副校長報告此一構想，隨即由李校長召集一個跨院會議，馬上通過成立，足見當時對倫理的重要性已有體認。



《臺大真好玩》，慶祝臺大立校80年出版。

臺大向以杜鵑花城著稱，杜鵑花節遠近知名，我覺得杜鵑花節應該有藝文氣息，所以推動杜鵑花節藝術季，以知識結合藝術為宗旨，舉辦杜鵑花節生物醫學影像競賽，杜鵑花節錯覺展，演出哥本哈根，達爾文之後，危險療程，三部舞台劇，希望藝術人文氣息在臺大更為濃郁，更能突顯臺大正牌綜合大學的本質。臺大出版中心也替我出版了《臺大真好玩》和《閒話腦神經科學》兩本書，為80年校慶共襄盛舉。

2017年秋，臺大校友雙月刊編輯來信邀我為2018年臺大90週年校慶寫稿，他希望我從我們家族自1897年起和臺大結緣的角度，來抒發我對臺大90週年校慶的感想。這下子，我才想起十年一下子已經飛逝，80校慶



80週年校慶舉辦杜鵑花節錯覺展。

好像不久以前的事，90校慶已然來臨。這十年的時間，臺大的面貌和本質到底有了什麼改變？

80校慶時，最大的目標，前進百大，確實已經達成，令人欣慰。然而這一兩年來臺大卻風波不斷，五年五百億計畫也逐年縮水，加上全球化，少子化的衝擊，在面對90週年校慶之際，最好的行動，可能是：仔細思考和檢討從80週年時的信心滿滿到90週年的惴惴惶惶，到底原因何在？這應該比讚頌臺大更具意義吧！

80週年我還是充滿活力的全職教授，90週年已經是領退休俸的名譽教授，雖然我的本職是醫學院臨床科的教授，但也在生命科學院，社會科學院，工學院擔任合聘教授，又參與了前述幾個跨院研究中心的成立和運作，從2006年起開設了11年的大班（200人）的通識課，從現代醫學看人類行為，也積極參與臺大科學教育推廣中心的工作，接觸的教員和行政人員也不在少數，所以對整個大學的生態和運作，可以說有一個比較全面的觀察和認知。由於沒有一官半職，不知道的事情一定很多，但應該還不致於以管窺象。所以厚顏地提出我的一些看法，做為90週院校慶的心意。

最近的校長遴選過程中，我有機會和幾位參選者聊天，他們要我說說對臺大的看法，我告訴他們，我對臺大近年來的觀察可以用貧窮化，世俗化，平庸化和碎片化做為描述。

貧窮化

外界一講到臺大，常說，臺大拿到國家的資源最多，臺大有那麼多人捐款，臺大最有錢……。事實上，當你走進生命科學大樓，兩間實驗室之間，長長的走廊，常常沒有開燈，伸手不見五指，原因是要節省電費，電梯也是選擇性開放使用。我常跟讚美臺大校園景色的友人說：要維持這偌大的校園環境，你知道要花多少人力物力？臺大一年經費上百億，但學費只占10%，又不能調漲，其餘90%，就靠政府補助和自籌。政府高教經費逐年減縮，大學數目又多，稀釋下來，臺大雖然家大業大，還是照比例分配，家大業大反成負擔。有人說：臺大可以向外界募款，某總務高層說：臺大募到兩億，教育部補助就減少兩億，所以募款並不會增加經費。加上主計制度僵化，募到的款項進入大學，就是公款，一分一毫都要照科目來，好看不好用。

在自謀財源方面，歐美名校靠出售正式紀念品就是一大收入，例如南加大網頁資料顯示，該校一年紀念品收入就有120萬美元，MIT和名牌手錶合作，紀念手錶一個售價十萬元。臺大雖然也致力開發紀念品，但限制極多，稍一不慎，就有與民爭利之嫌。

我想，往後臺大應該把財務狀況詳細對民意代表和大眾說明，不要永遠背著臺大最有錢的標籤。以我個人所開設的通識課為例，通識課除了大堂課之外，更重小組討

論，作業評量。我的班有200學生選修，2006年時有三位助教，由研究生兼任，費用是每人每月6千元，一學期四個月，由五年五百億撥用，然而到2016年只剩一位助教，要處理200位學生的業務，實在是強人所難，但經費就是如此。

世俗化

我們這一輩在大學時，並沒有通識教育課程，為了一探究竟，我於2006年由於羅竹芳教授的推薦，開設了從現代生物學瞭解人類行為的通識課，我也把通識教育的來源，歷史，定義，內容做了一番瞭解，再加上幾年來實際的體驗，我覺得，批評性思考和實踐（critical thinking and implementation）才是通識教育的核心，這也是integrity的根基。然而臺大傳統上對這兩者卻似乎不特別強調。最耳熟能詳的校訓，敦品力學，愛國愛人，好像也未特別觸及這兩者。由於人際關係日趨緊密，大家還是以獨善其身，不得罪人為最高指導原則。於是很多小事，沿襲下來，日積月累，變成大事。這兩三年雖然對研究誠信逐漸重視，也有相關組織的成立，但官大學問大的陳年想法仍不易改變。如何把critical thinking and implementation 和integrity的基因注入臺大師生的大腦，實為未來的重要課題，因為這是內建的防腐機制，也是研究教學要求跳出固有框框的途徑。大大小小的校務都要有這兩項考量，例如，臺大教授在出任政務官前是否必須辭去教職就是一個

很好的例子，因為太多教授在擔任政務官的表現和在大學裡實在判若兩人。

平庸化

月前鍾正明院士贈送我一本厚厚的英文書，*The evolution of beauty : How Darwin's forgotten theory of mate choice shape animal world and us*。這是Nature 書評推介的一本書。作者為耶魯大學的Richard Prum，Coe Professor of Ornithology of Ecology and Evolutionary Biology; Curator of Vertebrate Zoology (Ornithology) Peabody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. 內容是從生物演化的角度探索美是怎樣形成的。我想，在臺大是不會有教授去寫這種跨科際又抽象的厚書，因為不能升等。當有一天，臺大有人會去寫這種書，或許就是臺大脫胎換骨的時刻。

當然，轉譯是全世界的大趨勢，但若無紮實的創新，何來有價值的轉譯品。精準醫學是目前火熱的話題，不過精準醫學的基礎應該基因體學，而基因體學的基礎則是遺傳學。很奇怪的是，遺傳學都是來自生物，農業，醫學，臺大雖然從開校之日就有這三大領域，而且是重點，但對遺傳學卻長年忽視，雖有零星相關課程，但從無專注於遺傳學的單位，所以在20世紀後半，基因體學突飛猛進，人類及各種生物基因體序列相繼完成的關鍵時刻，臺大完全沒有表現，2006年我推動生物資訊和系統生物學研究中心成立，目的是在基因定序既然沒跟上，但已經

完成的各種基因體序列總該可以好好研究如何應用，只是這個構想還是落空。本校大部分的相關研究都是在做某基因的annotation，絕少關於基因體本身的研究。

用力最深的腦與心智科學，雖說起步不晚，也有五年五百億在硬體方面的即將揖注，校方也配合成立了腦與心智研究所和臨床神經和行為醫學研究中心，相關同仁登記在案者達146人，可惜十年之後，仍是有體無魂。

雖然2010年以後歐盟，美國，日本才相繼宣布進行國家級腦科學計畫，臺大雖早早起步，人才也不少，但卻無法跟上腳步。

我的平庸化，就是說，我們對於似乎抽象無用的領域向來忽視，以致看來沒什麼用的遺傳學，神經科學，到人家飛躍猛進時，我們就只有乾瞪眼的份，因為我們只要當前流行的，有用的東西。

至於以「知識結合藝術」為宗旨的「杜鵑花節藝術季」雖然六年間以影像競賽，展覽，戲劇等不同形式呈現，但終究無以為繼，只能以曲高和寡自我解嘲了。

碎片化

臺大有眾多系科所，每一個系科所就

像一個個小小的城堡，各據山頭，在教評會的控制下，各自運作，外人勿近。當然這保障了多元性，但卻無法應付新的挑戰。因為新領域出現的時候，不大可能成立新的系科所，原有系科所也無法及時轉型，於是新領域只能以研究中心的功能性單位存在，由不同系科所的教師來參與，然而由於預算，人事，空間等資源都在系科所，到緊要關頭，大家還是以原有系科所為重，研究中心為輔，於是應付新領域而成立的功能性研究中心，就多半成了空殼子，以致像基因體學，腦與心智，生物資訊，發育生物學，演化生物學…這些領域在臺大就難成大器。所以我認為碎片化（fragmented）使臺大的人才永遠分散在眾多萬年不變的系科所，新領域找不到生長的空間。

90週年校慶理應說說一些正面讚美的話語，但我以上的說辭似乎反其道而行。不過這只是我個人的看法，絕對不見得正確。此文也不在指責任何特定的人或事，成因也不只是臺大人的責任，很大的一部分也是大環境的限制和型塑，所以請大家以參考的心情來讀此文。



謝豐舟小檔案

簡歷：現任臺灣大學醫學院名譽教授、成功大學兼任教授、國防醫學院兼任教授、交通大學兼任教授、謝伯潛謝伯津留學教育基金會董事長。